

铁血茶陵：湘东烽火中的不屈脊梁

陈述祖

编者按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

80年前的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是3500万中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，是正义对邪恶的最终审判。

湘东一隅的茶陵，也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中，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烙印。它并非孤悬于历史之外的桃花源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缩影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1944年夏，日军入侵茶陵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——据相关史料记载，在日军入侵茶陵期间，全县共有9440名同胞被残忍杀害，17011人受伤，无数房屋被毁，经济损失惨重。

然而，苦难没有压垮英雄的茶陵人民，反而激起了更坚决的抗争。面对强敌，茶陵军民同仇敌愾，无论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的正面阻击，还是地方抗日武装与普通民众的自发抵抗，都展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。他们的抗争，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，为整个抗战大局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本期神农周刊，我们特别刊发《铁血茶陵：湘东烽火中的不屈脊梁》一文，旨在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记述，重温那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。文章将带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去感受日军入侵给茶陵带来的创伤，更去铭记茶陵军民不屈不挠、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。

铭记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，回望茶陵的抗战史，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：和平来之不易，吾辈当倍加珍惜。

1944年夏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茶陵，在这片和平的土地上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灾难。

犯下这滔天罪行的，是侵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步兵第三联队（又称松山联队）、二神部队及福海部队。这些部队装备精良，下辖数个大队、中队，并配有炮兵与骑兵。他们所到之处，烧杀淫掠，庐舍尽毁，昔日安宁的家园变为血腥的人间地狱。据战后史料《湘灾实录》（1945年12月）与《抗日战争时期株洲所辖各县损失情况表》（1985年12月）记载，在那段黑暗时期，茶陵县死亡人数高达9440人，另有36100人伤残或受害。按当时货币计算，公私财产直接与间接损失更是高达1264亿4576万余元。

●血泪深仇

首善镇（今东阳街道）前农社区的芑上村，原有200多户，1200多人。这里先后被日寇屠杀和逃难死亡的竟高达897人，其中47户被杀绝。如今，村里的“三塘、一坊、一沙滩”依然矗立着纪念碑，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犯下的三次大屠杀罪行。

1944年农历七月十一日，日寇借口一名日本兵在芑上城墙上死亡，丢失了枪马，闯入附近的龙家湖，见人就抓。他们将抓来的百姓反绑双手，用长绳串起，牵至深江河边，用枪托将人一个个打入河中，再以机枪扫射，江水为之染红。紧接着，他们又在邻近的毛里甲搜捕了37名无辜百姓，施以同样的毒手。

当天下午，日寇又扑向村中的上头园里，将未能逃脱的老弱妇孺悉数捆绑，用刺刀肆意捅刺，再将血肉模糊的躯体拖入水塘。一口一亩多宽的水塘，竟被上百具尸体填满。这口水塘，后来被村民们称为“血泪一塘”。

次日，一些在外避难的村民听闻惨案，冒险潜回村中探望。临近中午，日寇突然包围了毛里甲屋场，三十多名村民被驱赶到塘边，惨遭刺杀后被推入水中。这口水塘，后被称作“血泪三塘”。当天下午，日寇又闯入下头园里，将整个屋场包围，搜捕出的男女老幼无一幸免，全部被赶到沙滩上用机枪射杀。这片沙滩，从此被称为“民族仇恨滩”。

仅仅两日，芑上村方圆数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三四天后，幸存的村民强忍悲愤，回村收拾亲人的遗骨。不料，嗜杀成性的日寇再次冲入上头园，将64名村民集体屠杀，尸体尽数抛入另一口水塘。这口水塘，便是“血泪二塘”。

芑上村的惨剧，仅是日寇侵占茶陵八个月的时间里无数暴行的缩影。日军铁蹄所至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，妄图以“三光”政策征服茶陵人民。然而，血海深仇，深深地植根于茶陵人民的心坎上。英勇的茶陵儿女，面对侵略者的残暴，以不屈与抗争作出了最响亮的回答！

●铮铮铁骨

日寇侵华，惯用“以华制华”“以战养战”的毒计。他们踏上茶陵的土地，便妄图扶植“维持会”“县政府”等伪政权。然而，富有革命传统与民族气节的茶陵人民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无人附逆出任伪职。

二总街有个叫黄子朝的茶画匠，日寇见他颇有“斯文”相，也探知他略通文墨，便诱哄他当茶陵“县长”，并发给他一颗“县印”，威



茶陵城关七总街旧址

胁他“不要丢了，丢了是要杀头的”。黄子朝被迫接了“县印”，但并没有筹组班底，而是把“县印”挂在裤腰带上，伪装成恭顺而又谨慎的样子。第三天，他便趁机溜出县城，把“县印”甩掉，逃进深山去了。

随后，日寇又抓来二总街上的尹骏发粮店老板尹菊生，逼他发放“良民证”，筹建“维持会”。尹菊生虚与委蛇，发了少量“良民证”后，也瞅准机会逃之夭夭。

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，侵略者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甘心出卖民族的汉奸，也未能找到一个真正的顺民。

●全民皆兵

自1944年7月10日县城沦陷后，茶陵的主要交通线便被日军控制。东北起湘赣边界化院，西南至攸县、安仁约200华里的公路两侧十至二十里纵深地带沦为敌占区。国民党茶陵县政府迁至西南距城五十华里的湖口墟，成立“茶陵县党政战时指挥部”以应战时。各乡镇公所亦将原有“任务兵”（约十至二十支枪）改称“XX乡抗日自卫队”。“战时指挥部”按地域将各乡自卫队编为三个“抗日自卫大队”，指挥其开展抗日活动。同时，在茶陵、安仁、攸县至江西莲花县的未沦陷边缘地带成立“湘赣边区战斗指挥部”，负责该区抗日武装斗争。

为保家卫国，广大乡村民众纷纷组织起自卫队、游击队。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：大股敌人来袭则上山隐蔽，小股敌人则相机伏击；对零星持队之敌，则实施“截尾巴”“捡田螺”（即歼灭单个敌人）的办法对付之。

当年，驻守茶陵的抗日主力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下辖的一五〇师、一六一师、一六二师三个师，地方自卫武装在力所能及打击敌人的同时，积极配合主力部队，承担起侦察、带路、运输、抬伤员、筹集补给等任务。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，茶陵军民同仇敌愾，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壮丽诗篇。

●智勇开敌

日寇松山联队的指挥部，原先设在深江书院内。书院临街前排六间宽敞教室均驻有日军，其骄横轻敌，视若无人之地。岗哨常空，士兵睡觉亦不随身带枪。自卫队摸清情况后，周密部署，在一个深夜展开突袭。趁着日军正在熟睡之际，他们向日军宿舍的窗内投进数枚手榴弹。轰然巨响中，睡梦中的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。翌年县城光复，省立二中迁回，打扫校舍时，教室内仍残留着日军的尸骨。

吃了大亏的日军指挥部，急忙迁往八总街的一处民房，并加强了戒备。但不久，又被一支从老虎山偷渡过河的自卫队摸走了部分枪支弹药。惊魂未定的日寇再次撤退，躲进城内小西门的一户罗姓民宅。然而，勇敢机智的自卫队队员们为了打击敌人、武装自己，依然冒险进城，伺机夺取敌人的武器、马匹和物资。他们甚至配合一六一师的一支敢死队，从下瑶渡水夜袭县城，放火烧了三总街上的“候公亭”，向敌人示威。

接二连三的打击，让“松山联队指挥部”终日提心吊胆，最后不得不撤离县城，搬到对岸的老虎山扎营。

当时，全县各地的农民自发杀敌夺枪的事迹层出不穷：贝江乡农民刘则良用扁担打死一个日本兵，抢了他的枪支，下山之后，便与贝江乡的肖志圣合作，组成自卫队；腰陂乡的农民刘四苟、刘石苟等用锄头击杀一名正在抢东西的日本兵；清水乡下清村农民刘春元，徒手跟一个日本兵搏斗，不仅打死了这个入侵者，还夺了他的枪支；火田乡麻林村十多位农民，先后机智地打死过十多个日本兵，并夺取了枪支……这些英勇事迹，极大地鼓舞了民众，壮大了抗敌力量。

●挫敌“养战”

茶陵人民在抗击日寇的同时，还狠狠地打击其抢粮的罪恶行径，以粉碎敌人“以战养战”的阴谋计划。日

寇入侵之初，民众即实行“坚壁清野”。敌至之处，人畜皆空，食物尽藏深山或埋于地下，田间粮食亦趁夜抢收。但敌人仍不死心，频繁下乡抢掠。正如1985年日本第二次访华团成员之一的长泽浩回忆：“茶陵是我们联军曾经激烈战斗过的地方。当时粮食供应不足，几乎全靠当地征收，给地方居民造成极大的灾难。”

群众与驻军、自卫队紧密配合，武装掩护抢粮，并伺机打击抢粮的敌人。各村每日派人在高处放哨，一旦发现敌情，立刻报警。在离城十里的头铺与二铺之间，守军四八八团谢伯鸾部利用有利地形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：以一个营的兵力埋伏于公路两侧山坡的灌木丛中，上午十时许，日寇抢粮队进入凹地伏击圈，顿时四面枪响，日军抱头鼠窜。激战数小时，日军遭尸累累，仓皇溃逃。

溺水乡农庄村猎户温铁来，擅长装设地阱、炸药猎虎。一日，发现日寇抢粮队扑向农庄，他立即通知村民转移上山，随即在村口要道布设三支地阱及十余颗触发性土炸弹，然后隐蔽。不久，“轰”“轰”巨响连传。日寇先触地阱，复踩炸弹，惨叫声中胡乱放枪，既未抓到一人，也未抢到一粒粮，只得抬着两具尸体，架着五个伤员狼狈撤退。

日寇连连受挫，举步维艰。大股出动遭痛击，小股出动被伏击，白天外出肆虐，晚上总有人失踪。最终被迫以一个中队兵力“驻扎”洪山庙并云阳山周围山头，分设哨位，日夜警戒，并在该地建立兵站，依靠马队从攸县深田运粮补给。

●断敌交通

茶（陵）攸（县）公路是日军在茶陵的主要补给线。为了切断这条生命线，当地军民对公路进行了彻底破坏，沿线布满了伪装深坑陷阱，上覆木料、柴草、黄泥，几可乱真。日军运输卡车颠簸行驶，一旦陷入深坑，便难以脱身。黄沙铺附近驻有日军一个中队，专司维护此段“公路”。附近山坳驻有抗日别动队，队员乔装小贩，刺探敌情。获悉一批物资将从攸县运来，便选定两头高、中间低的泉水塘设伏。中午时分，数十辆满载物资的日军军车驶入伏击圈，居高临下的弹雨骤然倾泻，敌车进退维谷，纷纷翻覆。待援军赶到，别动队已携部分可用物资胜利撤离。

公路被彻底破坏了，汽车往来受阻。因守茶陵各驻点的日本侵略者，只得依靠骡马运输、调拨物资。9月的一天，一支十余人、一支骡马队驮运物资行至五峰乡南冲婆婆岭时，遭乡公所谭华平等组织的自卫队截击，数匹骡马被击毙。日寇仓皇逃命，遗弃驮货。自卫队员打开驮包，尽为药品、白糖，欣喜而归。

小股敌寇的交通往来，处处受挫，大股敌寇在县境内的军事运动也无一不遭到军民配合的痛击。如龟缩在东山坝半岭阵地之敌，妄想沿云阳山麓四十八垌一线打通向安仁的通道，结果遭到驻军一五〇师四八八团谢伯鸾部迎头痛击，在四十八垌的每一道山沟里，都留下了日寇的尸体。日寇残部走到吴家寨下，又被李友梧、谭俊俊所率领的游击队“截尾巴”“捡田螺”。8月中旬，日寇两千余人和一个炮兵中队向马伏江运动，企图向酃县（今炎陵县）方面推进，又被一六一师的四八八团谢伯鸾部、一五〇师四八八团谢伯鸾部，分别挡在狗仔岭、连溪山下和八角寨等地，先后给予阻击。狗仔岭一役，有国民党的空军助战，炸死日军许多马匹；连溪山的激战，拼将两昼夜，杀得日寇尸横遍野，狼狽而逃；八角寨的争夺战，胡密部从洪水追至严塘，终将残敌撵入江西。10月初，日寇企图逃往湖口，直抵东湖渡口，绕道逃往湖口，进而向酃县。湖口乃第四十四军军部及茶陵县政府各机关驻地，也是酃县的屏障。守卫东湖渡口对岸的第一六二师顽强阻击，猛烈地火下，日军伤亡惨重，损失军马六七十四，大败而逃，其攻占湖口、进犯酃县之野心终告破灭。

自日军侵占茶陵以来，茶陵军民密切配合，灵活作战：敌大来则大打，敌小来则小打；敌行则扰，敌驻则袭；昼夜不息，将日寇的嚣张气焰彻底打落。日寇侵茶历时八个月，随着侵略战争即将全面惨败的形势，最后不得不退出县城，收缩占领区，将残余兵力龟缩于茶（陵）、攸（县）、安（仁）边界地带苟延残喘。此后数月，敌前哨阵地虽与我守军隔山对峙，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茶陵军民以血肉之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，用铁的事实宣告：茶陵人民不可侮！中华民族不可侮！

株洲日报

SHENYONG ZHOU KAN

2025年8月17日 星期日

乙巳年六月廿四

第24090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茶陵八角寨 阻击战遗址

▲位于茶陵县深江街道荣华村的侵华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

▲血泪塘纪念碑，模糊字眼仍可见当年屠杀之惨绝人寰。